

12 | 满庭芳

雨,淅淅沥沥地飘洒着……

漫步苏堤,身旁桃花默默地吐着红晕,柳枝静静地垂着新绿。周遭的世界好似都在聆听着雨声,只有湖中的画船在慢慢地移动着……

雨声很奇妙,朝远听,让人想起孵蛋时,大鸟在巢中翻动草枝发出的“窸窸窣窣”的动静;近处听,传来的是那蚕儿嚼食桑叶的“沙沙”响……

听着,听着,湖面漫起了乳白色的水汽,画船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,渐渐地,隐没在雾霭中了。四合里,白茫茫一片。刹那间,仿佛红尘不再,飘飘然进入了幻境,一个噪音压过了雨声:

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是大诗人苏东坡吗,还是谁在吟唱?抑或我产生了幻觉?

这情境,就像那年在黄山伫立始信峰前听雨一样,听着那响脆的雨滴落在千峰万仞的松枝上,发出“噗噗”的回响,就在这当儿,眼见着那浓浓的雾涛似奔腾的潮头,从远处的身边滚来,瞬息,便将自己吞没其中了。那一刻,觉得天地皆无,脑际淡定而洁净,仿佛漂浮于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兀地,传来吟诵之声:

日照香炉生紫烟,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

随着那声音,依稀看见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,捋着一捧银须飘然而至……

待雾气慢慢散去,哪有什么老者,山、树,依然:我,仍是我也。

我一直以为,雨丝是连接上苍与红尘的精灵,而那雨中的雾幔,便是它精心设计的一个让人奇遇的幻境,是人与遐想对话的时空隧道。所以,我总愿听雨,希冀邂逅奇迹。

母亲百年诞辰的那天清晨,雨,星星点点地落着,我坐在哥伦比亚河畔公园的长椅上听着雨声……

脚下,不过丈许,便是缓缓流淌的哥伦比亚河。我多么希望这雨能下得大些,再大些,令河面上腾起浓浓的大雾,好让我在雾中能与日夜思念的母亲相见。我默默地祈祷着,等待着……

农历二月末的日子,虽然天气还是寒冷,但我就是喜欢在园子里流连。不为别的,就为那小池塘边的几株老柳。

江南多草木,园子里更是树木种类齐全。独独喜欢春柳,是故乡情结在心中作祟。

童年生活的北方,是个四季鲜明的地方。尤其是草木,春天明媚娇妍,夏天热情喧闹,秋至五彩斑斓,冬来清冷素洁,你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上季节的节奏。可是江南就不是这样了。这里的四季,底色都是老绿的,香樟、桂树、冬青……高高低低的,哪怕是深冬,也都还浓郁着。当然也有一些落叶乔木,比如梧桐、海棠,可是这些大多是高大的乔木,若不抬头仰视,都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。只有柳,它不高,相对庞大的树冠垂下细细的千万枝。春夏里是各种层次的绿,过秋天冬的斑斓后,叶子落得干干净净,让你明白自白地知道,这就是冬天啊。但不管如何,它们都离你很近,哪怕有一丝风过,它们也会轻轻飘摆,像是一种邀请。

所以,客居金陵经年,早春时刻,最牵挂的就是这些柳树了。这时候的柳,看上去清冷萧瑟。你牵起一枝,瘦瘦的柳条上一个个米粒大的芽苞,硬硬地鼓着。轻轻触摸着,仿佛能感受到内里潜藏着的勃勃生机。这芽壳是压抑,也是保护吧。不过,毕竟是江南的二月,只要留心,就能捕捉到那若有若无的浅浅春意。就说这脚下的草坪,枯黄陈绿中,一簇簇的清新草芽都探出了小脑袋。要不了多久,几场雨过,就遍是绿茵茵的一片连一片了。

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没错,我也是这样觉得,无论南北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秩序:二月的春好,那草色淡淡映入眼帘,春天的世界就更换了一件漂亮的新衣。于是,一切都在这淡淡柔和的新绿上,一日天地生动,温暖起来。

至于说纳兰性德“多事年二月风,剪出鹅黄绿”的新柳,即便是江南,也是要稍晚些出现的。总要过了五九六九,才真的可以沿河看柳。一般这时间,我经常在午后驱车去往江

它是一只黑猩猩,却有着人类的高智商、冷静的判断力和出色的领导力——这个科幻设定来自横跨近50年的系列电影《人猿星球》,该系列不仅沿袭了《阿凡达》的视觉效果,还有着寓意深远的故事内核以及对猩猩的深刻塑造,本周推介的影片《猩球崛起3》正是代表了该系列最高水准的最终章。

在《猩球崛起》三部曲中,猩猩们在从城市逐渐迁移到大自然的过程中,这个系列的设计稿也随之面临不同的变化,比如在第一部中会看到猩猩们在城市大楼间的丛林飞跃,第二部中则展现了失落、残破的城市废墟。而在《猩球崛起3》中,制作团队用实地实拍和CG技术结合的方式,完成了1440个特效镜头,所有特效工作站运转的时间加起来有1.9亿个小时,这些都是为了将人类与猿类的终极之战营造得更加真实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场雪崩来袭的戏份。

“2500年,一位宇航员坠落在一个未知的星球上,在这里他发现人类已经变成和动物没什么区别,猩猩成了星球的统治者。直到他走在海滩上,突然看到了坍塌的

苏堤听雨

曹积三

雨,终于大了起来,豆大的雨点儿砸在树叶上,砸在河面上,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。

听这雨声,陡然叫我想起童年的雨夜,每逢外面响起雨声,家里便漏成一片。母亲为了让我能睡得安生,把我送到邻居家去寄宿。躺在祖大娘的炕上,我却难以入睡,满耳都是外面的雨声,那雨滴,好似支支箭矢扎在心头。我担心那大雨会把家里的房子漏塌,砸到母亲。许多次,我被恐怖的电闪雷鸣惊醒,趴在祖大娘家的窗上,哭喊着妈妈……

从那时起,我害怕雨声,不愿听到雨声。母亲辛劳一生,儿是多么想能让娘多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,可母亲还是乘鹤而去了。我祈盼着哥伦比亚河上漫起大雾,能让我向母亲倾诉一腔的思念和无尽的感激。然而,河上始终没有起雾。雨点儿倒是愈下愈大了,最后,变成了滂沱大雨。我坐在长椅上,任雨浇淋着,心里念着母亲的恩情,眼前是母亲的音容,雨水和泪水流在了一起……

因了雨声牵系着对母亲的绵绵思念,我渐渐地成为痴情的听雨者。更不知从何时起,我突然觉得听雨是美妙的,雨声充满了诗意。

那一年,去长江三峡体验生活,船过巫峡,淫雨霏霏,神女峰上薄雾缭绕。千年的神女独守在这寂寞的巫山之上,这有几多的惆怅和哀怨?

我伫立在甲板上,靠着船舷,望着峰头的神女,谛听着雨声。尽管浪滔声喧,使雨声变得有些孱弱,但那雨滴,滴滴如泪;那雨声,声声如泣,让我依稀听到了神女凄婉的倾诉……



傍晚,船泊中堡岛,我宿住在江边的竹楼上。那竹楼的二层竟别出心裁,从岸边探到江中,滔滔的江水就在它的下方奔流而去。我等于悬空躺在江面上,枕着滚滚的波涛,如何能入得了梦乡?

夜半时分,竹楼顶上突然传来“哗哗”的响声,我一惊,这是来了暴雨。连忙起身走到窗前。外面没有一星亮光,峡江中的涛声和雨声,都被染成了漆漆的黑色。暴雨和江涛像是一对歌手,在联袂为我演唱着一首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大江之歌。

在享受震撼的同时,我的脑际沧桑闪过,仿佛看到一队队赤身裸体的纤夫汉子,在江边苦苦地拉着纤绳,悲怆的江号子伴随着他们艰难前行的脚步……

雨,是有颜色的;雨声,同样具有缤纷的色彩。去贵州采风,行至莽莽的山岭之中,但见高高的杜鹃树绵延数十里,蔚为壮观,那股红的花朵如燃烧的篝火,似飘扬的旗帜,煞是耀人眼目。

在那花海中掠过时,碰巧遇到了一场骤雨。透过车窗朝外望去,直觉得那随风摇曳的雨丝,被杜鹃染得红莹莹的。漫山遍野的雨声,迎着狂飙在怒号,叫人如临当年鏖战的疆场。耳畔,传来震破胆胆的冲锋号声;眼前,是呐喊着前赴后继的热血男儿的身影……

这雨声,沿着刀光血花,旌旗猎猎,它的颜色是红彤彤的。

庐山的雨声,则是另一种颜色。行走在牯牛岭的山巅街道,那雨如影随形,它裹着雾挟着风,狂野无羁,变幻莫测,神秘而诡谲。

古籍中的津沽园林(二十二)

新农园里轶事多

章用秀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吴家窑与八里台之间的贺家口引河南岸有一座“新农园”(又称“观稼园”),它依傍水面,水中建小岛,茅屋草舍、石笋假山、松树农田、长廊流泉。诗人张玉裁1927年有《秋日宴集观稼园分韵得客字》诗:“斜穿吴窑村,忽见幽人宅。环以衣带水,虚室能生白。”

陆文郁先生在《天津书画家小记》里说:“管风和字洛声。武进人,寓津,家焉。喜书法,又为名诗家。于八里台居住,临水建‘新农园’”,“与严范孙等组织城南诗社,每当春秋佳日,聚津地内外名诗家于其园中,为吟宴畅游之叙”,“洛声和易近人,无名士骄矜之习。卒年七十余”。

作为新农园的主人,管风 and 的人生非同寻常。他生于1869年,卒于1938年,原籍江苏武进。清末民初地方官,学者。1921年入城南诗社,与严修等社会名流以诗会友相互唱和,过从甚密。

在新农园,他种植花卉、树木、蔬菜、果树,养蜂,养鸡,养兔,研究栽培和饲养

伫立雾雨之中,多想眺望八荒,可混沌迷眼,灰茫茫一片。脑际,古往今来的儒家、佛家、道家和形形色色的杂家,一齐袭来;那些青史留名的人物,纷纷闪现眼前。他们在匡庐或传学布道,或卧薪尝胆,或运筹帷幄,或指点江山……演绎出多少惊世的传奇和任人评说的活剧。

历史光影,日月轮替,明暗交融,调化成庐山独特的沧桑颜色。耳畔的雨声,亦如这颜色一样,既有中国丹青中的留白,亦有那表现烟雾之气的墨墨苍苍。

奔波在内蒙古草原上,为自己的电视剧采景。车行至雅玛吐山下,远远地便见广袤的绿草原上雾幔如涛,巍峨的山顶云色峥嵘。心“咯噔”一下,“暴雨将至”!

果然,不大工夫,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眨眼之间,车窗上水流如瀑。雨势助着风势在肆虐,车如大浪中的小船,在不停地颠簸着……

无奈之下,司机只好将车停下了。再瞧四面的车窗,都被那鱼肚白色的雨帘死死地裹住了,能见度几乎为零。这境遇,如同腊月间去达里湖勘察外景地时,遇到的草原“白毛风”一样,只不过,那是漫天的雪粒,而这是雨水罢了。

“哇哇”的雨声传进车来,其壮阔的声响,叫人联想到草场上的万马奔腾;又好似一群豪放的蒙古族汉子拉着马头琴,在狂唱着“呼麦”;宛若看到深秋时节金风扫荡桦林,梢头舞动,落叶如浪,成群的苍鹰振翅翱翔的景象。

车窗上,雨瀑慢慢地变成了细流,淡淡的鱼肚白变成了青蓝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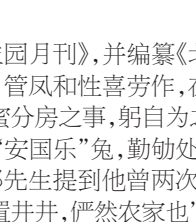
“雨停了!”我边说边走下车来。举目望去,山那边还在下着小雨。雅玛吐山顶的墨云,已变成瑰丽的晚霞。经雨后的草地十分鲜亮,红花紫卉,娇艳生姿。远处的雨声和那草色溶在了一起,是那般的翠绿,翠绿得叫人迷醉。

雨声的颜色变幻无穷。

你瞧,苏堤上,当雾幔隐退,满目都是绿色,那雨声也是绿色的。但草原的雨,绿得浓郁,响得粗犷而豪放;而西湖的雨,绿得清秀,响得婉约且隽永。一个像持弓驭马的塞北汉子;一个似采莲抚琴的江南女儿家。



洁上丛话



洁上丛话

技术,编印《新农园月刊》,并编纂《北戴河志》。陆文郁说,管风和性喜劳作,在园内养蜜蜂多箱,取蜜分房之事,躬自为之。饲养“来客亨”鸡、“安国乐”兔,勤劬处理,兴致勃勃。陆文郁先生提到他曾两次到“新农园”,但见“布置井井,俨然农家也”。

新农园幽雅且充满了野趣,又因其主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且热情好客,这座私家园林便成了文人诗家的雅集之所,成为津沽高雅文化的渊藪。前来宴集的有城南诗社社友,也有须社成员,除严范孙、赵元礼等大家外,尚有其他学界名流,如王纬斋、马仲莹、马诗雍、张翼桐、张玉裁等。他们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。管风和本人都多有诗作。

七七事变爆发后,新农园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被毁,次年管风和去世。新农园遗址在今天的吴家窑大街和津河之间。

章用秀先生的系列文章“古籍中的津沽园林”至此刊发完毕。下期开始刊发李显坤先生的系列文章“行走天山南北”。——编者



「读书好去处」(漫画)

刘二励

《猩球崛起3》:

数字技术带来美的创造

郝赫

自由女神像!这到底是一个陌生的星球还是我们熟悉的地球呢?”这段内容出自1963年法国作家皮埃尔·布尔所著的小说《人猿星球》,他的灵感来自在动物园游览时看到大猩猩与人类无异的行为模式,随后凭借对人类与猿类进化链的思考,写出了这个具有结构美学的闭环故事。

五年后,这部科幻小说被搬上了大银幕,并在随后的50年里陆续拍摄了九部电影。1968年,这部小说首次被改编为同名电影,影片的最后一场戏还玩起了平行

宇宙的概念,当宇航员看到坍塌的自由女神像时,惊觉自己身处的正是2000年后的地球。2001年,导演蒂姆·波顿翻拍了这部作品,与前作不同的是,这次宇航员通过虫洞穿越逃离回了地球,但发现这里早已经被猩猩所占领。2011年,《猩球崛起》三部曲再一次重启这个系列的故事,讲述了猩猩们如何一步步统治地球。而在《猩球崛起3》中,猩猩凯撒也成为真正的主角,完成了整个环形时间线上的最后一环。

《猩球崛起》三部曲中的角色,是由观众熟悉的演员通过动作捕捉这项技术呈现出来的。而历史上第一位动作捕捉演员,就是猩猩凯撒的饰演者安迪·瑟金斯。在《猩球崛起3》里,瑟金斯对凯撒的刻画源自他对这个角色的深刻理解,配合他十几年来动作捕捉表演的经验,展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美的创造。

让我们一起走进《猩球崛起3》,看猩猩凯撒的逆袭之路如何展开。

3月18日 CCTV—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猩球崛起3》,3月19日“佳片有约”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。

1月27日晚,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在女儿赵衡和其他家人的陪伴下,走完了她精彩且传奇的一生。杨苡先生生于1919年,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。作为译者,她首创了“呼啸山庄”这一译名,用精到的译笔将这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,她的翻译至今仍是这部名著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。

赵衡继承了父母身上的文学基因,是他们的文学知音。杨苡先生和赵瑞麒先生步入老年之后,名气越来越大,赵衡放下自己的工作,帮助父母接受记者采访、整理书稿等。杨苡先生在世时,赵衡每年要数次乘高铁从北京回南京陪伴母亲。百岁之后的杨苡先生身体日渐衰弱,基本不能下床,可家里几十平方米的客厅,经常被各地的媒体记者挤得满满的,赵衡一边照料母亲,一边应对记者的提问。她一直守护着母亲,直到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生于1945年的赵衡,在父母的启蒙下,5岁涂鴉,8岁学写信,11岁出国当小留学生,15岁凭借优异成绩考上中央美院附中,成了一名艺术女生。那个年月,学校的伙食是糙粮,甚至白薯干窝头,吃了就便秘。校长在大会上发出号召:“国家遇到了困难,青年要有难共当。”赵衡每月硬是捐糙二斤粮票,结果得了浮肿病,脸上一按一个坑。清苦又生机勃勃的校园生活里最开心的还是画画。一到课余时间,赵衡就钻入街市的各个角落,画胡同小院,画店铺菜摊,画剃头匠和晒太阳的老头儿,看到穿天蓝色草袍的汉子也有特点,就悄悄跟在他身后,边走边画,差点撞到树上。她有一幅速写叫《一九六一年的隆福寺街》,在细腻的笔触下,强烈的年代感呼之欲出。

1965年,赵衡从附中毕业。因时代原因,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暂停招生,她只好服从校方的指派到上海电影厂学习动漫设计,半年后被召回北京,分配到农业电影制片厂供职。根据所学的动画专业,她被分到美术组工作。不久,“文革”开始,赵衡和衣影厂百余名职工离开首都,离开岗位,辗转三地,从河北到东北,开始长达五年的干校生涯。那时属于她的私人空间只有一尺来宽的炕,她学会了挑水、耕地、刨粪和整理场院的活儿,但她也在大衣里藏个本子,看果树时偷偷画速写。1974年干校生涯结束,赵衡回到北京,时已29岁,是一个婴儿的母亲。她埋头拼命工作,为挽回失去的光阴,开始业余撰写儿童故事,也写诗,这让她的感情得到了一种抒发,远在南京的父母不断给予她鼓励和支持。于是,赵衡每日下班后又展开另一番天地的劳作:写稿、投稿、退稿、再写、再退、再投,乐此不疲。同时,她画水粉风景,画单位职工像。只要好好完成单位的生产任务,再没人干涉她了。

人到中年的赵衡,绘画热情越发高涨,她去云冈石窟、古北口长城遗址写生,还用三个月的心血完成了第一幅主题性油画《太阳很足的晌午》,送展后,荣获一个全国美术展的银奖(金奖空缺),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中央美院附中一位老师认为赵衡很有潜力,鼓励她:“应当去美院进修。”这句话点燃了埋在她心里已久的火种,她决定回炉深造。走进中央美院油画进修班教室时,赵衡已经47岁,是班上最年长的女生。在她的记忆里,那是一段令人心旷神怡的学习生活,在名师细讲又严格的教授下,她的素描大踏步地提高。1996年,赵衡重踏欧洲大地,游学十国,收获盛丰。归国后,她的油画《苹果和叶子》被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收藏,她还用三年时间写出一本自传体书《拾回的欧洲画页》,获得了中国女性文学奖的提名。

我和赵衡相识是在十年前,她来天津,我也在场,她的艺术家气质让人眼前一亮:清瘦,梳长辫,穿麻质棉袄,头戴小帽,颇有几分舞蹈家杨丽萍的神韵。自曝芳龄六十八,众女皆目瞪口呆。席间她我刚出版的一本新书《补丁新娘》,一开启阅读,我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。自此,我成了赵衡的忠实书迷,还寻觅到了她的另外两本书:《下一班火车几点开?》和《拾回的欧洲画页》,如获至宝。从这两本书中,我仿佛看到了赵衡人生和艺术的双重源头。她在《落生》一文中写道:“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,苏军攻克了柏林,又过四个月,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从此再没有横着太阳旗的飞机轰轰滥炸了。在我们美丽的国土上,母亲不用挺着大肚子跑警报,父亲不用夹着书本猫在田埂里背诵济慈的诗。一个人的落生在何处无法选择,谁能搭配自己的父亲母亲呢?我的双亲,一个来自温州,一个来自天津,冰炭难容。他们相遇在战乱,受教于西南联合大学,共同的文学理想和为之奋斗的自由精神使他们白头偕老,赐予我们姐弟仨一个书香门第。”

《下一班火车几点开?》是一本厚重的书,赵衡写的是她的前半生。评论家对此书的评价是:“她曾跌落到崇拜愚昧的深渊,在深渊之下她是一条几乎窒息的小鱼。她痛苦,她迷茫,她思考,她挣扎,但是她的那画,那文字,却并无怨恨,她的笔尖流淌的依然是芬芳灿烂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”

如今,赵衡对文学和绘画依旧怀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,工作起来似“拼命三郎”。每天写画到凌晨,衣食住行非常简单。进入古稀之年,她又写出几本好书,如《四弦琴》《和我作长夜谈的人》《完益舅舅的最后十年》。用速写记录生活,几乎伴随了她的大半生。她曾与母亲杨苡合作出版《呼啸山庄》(少年读本),先后两度获“冰心文学奖”,《重见玛丽》获冰心儿童图画书新作大奖。去年6月赵衡出版了新书《我的舅舅杨完益》,书中穿插了她大量的现场速记图及彩色精绘图,描绘了翻译家、学者杨完益先生人生最后十年诸多珍贵的生活场景。

赵衡也是一个善于学习、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人。2018年,她和几位知名作家一起创建了“一群画人”公众号,每次当值之日,她保准登载自己的新作,图文并茂。如2022年12月7日刊发的一篇随笔,向读者描述她的日常生活:“这天窗外一朵云从眼前缓缓移动,(可惜没看见小鸟),可没等我提笔画,云彩往西消散了,只剩下一片蓝。下午,我再次画了一张北窗外办公楼前的银杏树,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,光秃秃的树杈闪烁橙色。楼外停车位难得空着,树下堆积的大片金黄落叶一览无余。更好看的是墙面大片的影子,灰蓝和黄白,对比强烈,我又‘摩拳擦掌’了,活脱一个初学画的女生。”我打电话给赵衡,脱口说出:“您真是一位高龄少女!”她笑纳了这个称呼。

在我看来,赵衡还是一个内心有着强大精神能量的人。去年冬天,她写了一篇名曰《笔记》的小文,我视作她的自画像:“现在我这个老笔记人,除了向年轻人学习外,继续守着自己的小小园地:一本文学笔记,一本影视笔记,一本日记,一本诗稿。每日忙不迭(送),乐此不疲……好好活着,找乐子,找寄托,找慰藉。”

